



# 家

撰文：黃百晟

疫情期間，讓我再次想起了那個家。

那其實不是一個多令人嚮往的家，破舊的三合院、掉漆的圍牆、殘破的柏油路、長相可怖的長輩們。那裡沒有電腦、冷氣與跑步機，到了那裡，首先要向眾多長輩們挨個打招呼，來到客廳，坐在角落的木椅上，一坐就是 2、3 小時，不能動、不能說話。

長輩們會挑剔我的身材、指責我怯弱的聲音，看我矮小，就把一罐罐不知名的中藥塞到我的面前，要我配水喝下去，那些中藥很臭、很難喝，每每強迫自己喝下，都會引發陣陣乾嘔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把它們全部吐到我爺爺臉上。

爺爺，我的爺爺是一個嚴肅的人，總掛著一副墨鏡，一年四季都西裝筆挺，無時無刻都正襟危坐，在他面前，我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拘謹。為了短暫的逃離，我會喝下一杯又一杯的水，把自己的膀胱撐大，再以上廁所的名義，從那壓抑沉重的空間裡解脫出來，在三合院的周圍隨意逛上好幾圈。



黃百晟

臺中客家人，目前就讀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，偶爾寫論文，偶爾寫小說。曾以〈阿依的肉粽〉與〈根〉分別獲得 2019 年後生文學獎散文組首獎、2018 年後生文學獎小品文組佳作。曾獲中興湖文學獎、阿公店溪文學獎等。



那裡有不再使用的枯井，門口有用意不明的枯草，神明廳門口正上方有個偌大的匾額，右方有一個小香爐，上頭插了幾隻燃盡的香，與那些未知理由熄滅，因此還留有大半部分的香線。很久之後，我才知道，原來那些小小的細節，都是自己家鄉的象徵與歷史。

小時候的我，每每站在三合院外，一想到進入又要像個石頭一樣苦待著，我就一點也不想進去，最好可以永遠也不要進去，這個想法，在我大概 14 歲的時候，實現了。

爺爺死了，很多的長輩也相繼去世，那一塊地，那個名為「家」的地方，最後的價值，就是以低價賣出去，分錢，掉入下面一代人的口袋裡。為此，在「家」僅存的最後時光裡，新一代的長輩，辦了幾場廟會與流水席，把神主牌們一個個指引到靈骨塔中，風風光光地，開著各自的進口車，離開了。

那個再也回不去的家，就這樣被塵封在我的記憶之中，很久以後，當我查閱一本本專業的書籍與論文，我才知道，自己原來擁有「客家」的身分，原來那個曾經作為童年惡夢的家，有著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。

我想去確認，確認那匾額的位置、確認門口的右邊是不是有個香爐，我想摸摸門邊的枯草，確認它們是不是「艾草」，我想再聽聽長輩們那些不標準的「閩南語」，所謂「福佬客」所獨有的腔調，但一切都來不及了。

只得翻閱那本破舊的族譜，在裡頭找到一個又一個足以證明的先人名字。是，我是客家人，在家都不在了之後，我知道了，在長輩都相繼離世之後，我知道了，那個回不去的家，客居在了我的內心深處，每當有人問起我的族群，這個故事、這個家，會再一次短暫地，活過來。

**「是，我是客家人，  
在家都不在了之後，  
我知道了。」**